

「逝者如斯夫？」

● 思 果

讀《書學簡史》，裏面提起各朝的名家除了少數是我熟悉的，好些人的名字我是第一次見到。我從小學寫字，碑帖看過無數，六十年來一直留心書法，竟然有這種情形，既感慨，又慚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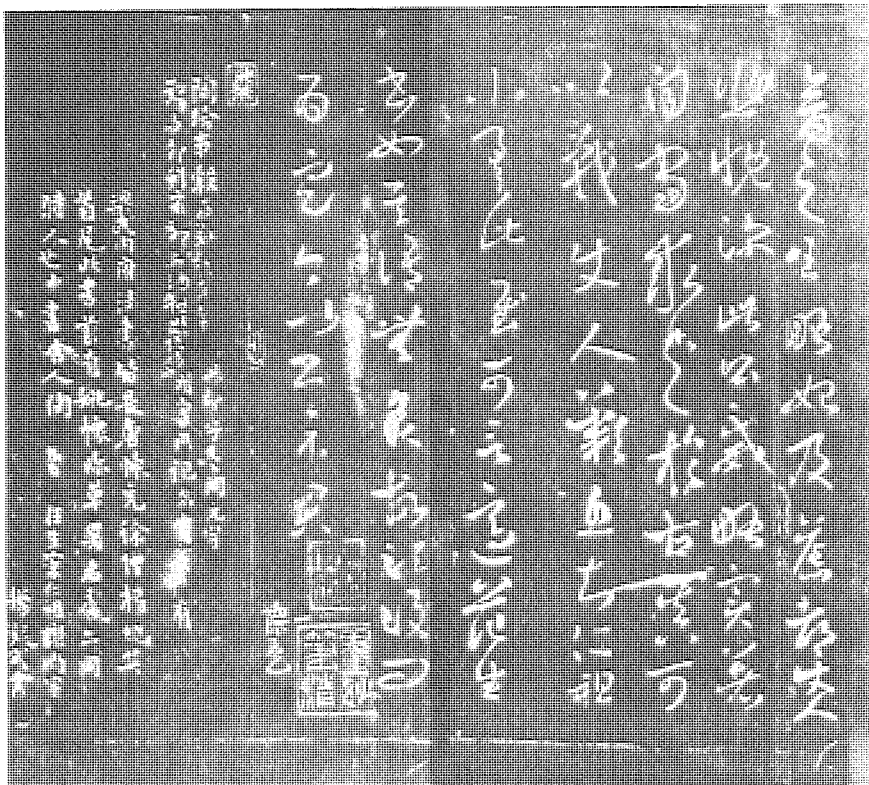
我手上藏的碑帖很少，卻有《淳化閣帖》和《三希堂法帖》等等，可是許多名家照本書說起來，在當時極其出色，一個字也沒有留下，可惜可惜。別人不去說，王羲之學過衛夫人的書法，這位夫人的字想必寫得好極，可是上面提到的兩部最完備的叢帖裏，沒有她的字。三國時候的諸葛亮是大家都熟悉的偉人，他的文章我們還讀得到，原來他也會寫字，是西蜀的名家。《書小史》上說他長於篆、隸、八分。《宣和書譜》上說：「（諸葛）亮善畫、也喜作草書（下略）」。據說張飛也能寫字。

我這樣數下去，不知要提起多少人。總之，古人講究寫字，終身勤練，不知出了多少書法家。只有頂兒尖兒的幾個名氣大，收藏他們寫的字

的人多，尤甚是有碑留傳下來，或者皇帝收藏了他們的真蹟，我們才知道，臨過一點點，其餘的就全湮沒了。即使民國初年的人，如康有為、梁啟超，字都寫得極好，康的字尤其卓越，自以為前無古人，知道這一點的人也不太多，恐怕將來更沒有人重視他了。

這本書裏提的人已經不少，其實字寫得好的人還不知有多少，那裏提得完？我少年時候認識一位中醫，他開藥方的字完全像顏魯公的《爭座位帖》，他死了，再也不會有人提到他的字。

我看《全唐詩》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詩的各個選本，裏面有些詩人的詩只選了一兩首，都達相當標準，他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年用心寫，才傳下那一兩首，唐朝讀書人個個要會做詩，才能參加考試，無數的官員，和考試不及格的士人都在詩上下過苦功。只有像王維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這些人出了大名，有許多詩流傳下來，其餘的人全沒有這個福氣。《全唐詩》



王羲之《王略帖》。

收了四萬八千九百首詩，作者二千二百多人。詩比書法運氣好多了：流傳還算容易。甚麼地方傳下一首，大家可以抄。印集子也容易。若是書法，從前沒有影印，靠刻在石上，讓人拓下，有幾個人的字上石呢？真蹟一失就失掉了。

我又看英國文學史，發現許多大作家，就如約翰·德來頓 (John Dryden, 1631-1700) 著作等身，一代詩文大家，小型百科全書裏他的傳記都是一大篇。今天讀他作品的人恐怕不多，我每打開一本文學史就又感慨，又慚愧。世人再也不會好好欣賞各家的傑作了。

任何一本文學史裏都會提起許多作者，許多著作。我們收藏既限於財力，不能多買，買了書回來，又常常不能好好安頓：限於時間精力，也不能安心細讀。記性壞的，隨讀隨忘，讀了還要再讀，讀一次已經不容易

了，幾時才讀第二次啊？我自己總覺得書像江海，我絕不能把裏面的水滔盡。而作家、書法家卻像樹上的花，開了一陣就謝了，很少能站住的。少數的真蹟流傳下來，那怕是影印本吧，少數人的作品還有人讀，都掘出的像寶石，沒有在地下長埋。幾個人有這種幸運呢？

我看《三國志》等史書，發現每個時代都有無數偉人，品行、學問、智慧、能力、功業等等方面，值得後世敬仰。除了少數人如諸葛亮、關羽、張飛，幾位最出色的人物，別的人物大家知道的都不多，或者根本不知道。即使像曹操這樣大家熟悉的人物，他的生平也有好多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如他祭陣亡將士，歔歔流涕，手下的人都感動，一般人很少注意。《三國演義》上寫他，還有些史實，京劇裏演的，就只有奸惡了。

名垂後代，多不容易！名家書

畫、詩文著作，保存完好，又多麼艱難！宋朝大書法家蘇軾學過五代楊凝式的字，楊這個人在唐末大為有名，可是留傳下來的，據說只有《韭花帖》、《夏熱帖》，《盧鴻草學十志國題跋》。我都看到，《韭花帖》不錯，《夏熱帖》略有殘缺，字也不見得好，元朝的鮮于樞還稱讚它。《學堂國跋》極好，可惜很短。無論如何，他可以說沒有甚麼手跡留傳下來。三國時的鍾繇，書名和王羲之相等的，而真蹟不傳，有幾個帖，如《宣示表》等都是後人臨摹的。不大出名的人更不用說了。王羲之的真蹟有幾個著名的帖據說也是唐朝人的臨本。幸虧懷仁和尚集他的字，刻石成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，才算普遍流傳下來。

王維的畫有南宗畫派之祖之稱，我們沒有一件他的真蹟可以欣賞。

從古以來，也不知道有多少著作沒有留傳下來。單說近代的陳寅恪，舊詩寫得好極，他逝世以前，他夫人唐曉瑩曾手寫詩集三冊，都在1967年遺失，現在只有他學生蔣天樞保存了少許。我在《寒柳堂集》裏讀到，非常佩服欣賞。他這本書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照蔣天樞說，陳先生的詩是「因故」遺失。甚麼「故」呢？還不是紅衛兵造反，拿去燒了。中國人才高藝高，有深厚修養，可恨強盜太多，喜歡破壞，不知道愛惜國寶，不是搶劫，就是焚燒。燒、燒、燒，不燒光已經奇怪了。

說到這裏，我就想起我讀耶穌會陳綸緒神父的英文著作 *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* (明代興亡史)，書裏說他為了這本書，曾到過日本，在圖書館裏看到中國沒有的明版中文書，找到很多史料。我的感想是，這些書都是中國去的，中國已

經燒光，日本倒保留了。我們喜歡說，中國是禮義之邦，有文化，中國人文明。這話不錯。不過中國又多麼野蠻啊，不管甚麼好東西都給不肖子孫破壞了。古代名書畫家留存的真蹟多麼少！古人的著作多少都沒有留傳！這樣說，有文化也沒有遺產。反觀英國人在世界各地搜購當地的古物，帶回英國，他死了就全捐給國家，這才是文明，這才是禮義。我們真要想法管住自己不燒不毀才好。誰該負責，大家想想看。

思 果 原名蔡濯堂，1918年生，散文家。曾任《讀者文摘》中文版編輯，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，在台灣散文界很有影響，曾獲中山文藝獎。他的散文集有《私念》、《沉思錄》、《藝術家肖像》、《河漢集》、《思果散文選》、《看花集》、《林居筆話》、《香港之秋》、《霜葉乍紅時》、《雪夜有佳趣》、《沙田隨想》等。